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東周列國志

【著 馮夢龍 蔡元放】

【貳】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东周列国志

著 冯梦龙(明)
蔡元放(清)

【第二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

施而得报，情理之常；施而不报，情理之变，然已为君子之所恶矣。苟有以解说于其间，犹之可也。天下之情理，岂有三施而不报者哉？晋之许秦以五城，为秦之逼取之也，夷吾之急于求人也。求人而许之，既入而背焉，此虽夷吾之负德，而秦实未可以声罪，何也？乘人之难，而因以取利，君子之所不为。秦穆贤君，又有诸贤臣以为之佐，其断断不出于此也。至晋饥而乞籴，可以无与矣，何也？不报而重施，固人情之所难也。今观于秦之君臣，其言皆有王者之风焉，不因其灾以报怨，而又济之。苟有人心，其焉有不怒焉以惭，戚然以悔者？而晋惠之君臣不然，乃幸而秦之亦以饥告也，借此以为德于秦，一可以当二，以报为施，于以弃前怨而结后欢，计孰有便于此者？当与粟惟恐不亟矣。而晋惠之君臣又不然，且欲因其饥而取之，此岂复有丝毫情理哉？中山之狼，不足以喻也。然而晋惠之君臣，岂真非谷之所养，衣之所被耶？好利而忘义，知入而不知出，贪与欲之所为也。兵之胜败，以理之曲直为主。有识者其先有以知之矣。

秦有贤君，故于其计事也，不听丕豹、子絳之谋，而用蹇叔、百里奚等之议。晋何尝无贤臣，如庆郑、韩简之言未尝不正，因晋惠自心先是不好，故反以为怒，而惟吕、郤之言是用耳。

天下许多好事，都由不吝而起。天下许多不好事，都由慳吝而致。晋惠虽多过恶，而究其所以然，大率都由“慳吝”二字耳。

庆郑虽则善谋，然殊非人臣之礼。君背德以招寇，及不用易驂之忠言，固然是他不是，然岂有亲见其被陷而不救，又误人于将获

彼君之际者哉？施之朋友且不可，况君臣乎？秦穆举动大有王者气象，如篇中所叙诸事是也。其所以不进于王道者，为犹有功利之心也。

公孙枝虽亦才人，然其设谋处事处，全是功利之术，便只可与言霸，不能入于圣人之道者也。

穆姬虽贤，毕竟有妇人习气。如夷吾之乱于贾君，不纳群公子，不可谓无罪于晋；负约背德，反欲因饥而袭取，不可谓无害于秦；即以宗国为忧，何不更主纳重耳之议，而多方请赦以死要夫。况子女，夫之子女，岂妇人所得私，而乃携之崇台，积薪为必死之计？只算是妇人偏护娘家，非有高见特识，足以利秦而存晋也，焉得为贤乎？

话说管仲于病中嘱桓公斥远易牙、竖刁、开方三人，荐隰朋为政。左右有闻其言者，以告易牙。易牙见鲍叔牙谓曰：“仲父之相，叔所荐也。今仲病，君往问之，乃言叔不可以为政，而荐隰朋；吾意甚不平焉。”（小人所以不可用，正为其纯以恩怨用事也。）鲍叔牙笑曰：“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。仲忠于为国，不私其友。夫使牙为司寇，驱逐佞人，则有馀矣。若使当国为政，即尔等何所容身乎？”易牙大惭而退。

逾一日，桓公复往视仲，仲已不能言。鲍叔牙、隰朋莫不垂泪。是夜，仲卒。桓公哭之恸，曰：“哀哉仲父！是夭折吾臂也！”使上卿高虎（高傒子）董其丧，殡葬从厚。生前采邑，悉与其子，令世为大夫。易牙谓大夫伯氏曰：“昔君夺子骅邑三百，以赏仲之功。今仲父已亡，子何不言于君，而取还其邑？吾当从旁助子。”伯氏泣曰：“吾惟无功，是以失邑；仲虽死，仲之功尚在也。（虽是管子功德足以深服伯氏这心，而伯氏却亦不失为贤者。）吾何面目求邑于君乎？”易牙叹曰：“仲死犹能使伯氏心服，吾侪真小人矣！”

且说桓公念管仲遗言，乃使公孙隰朋为政。未一月，隰朋病卒。桓公曰：“仲父其圣人乎？何以知朋之用于吾不久也？”于是使

鲍叔牙代朋之位，牙固辞。桓公曰：“今举朝无过于卿者，卿欲让之何人？”牙对曰：“臣之好善恶恶，君所知也。君必用臣，请远易牙、竖刁、开方，乃敢奉命。”桓公曰：“仲父固言之矣，寡人敢不从子！”即日罢斥三人，不许入朝相见。鲍叔牙乃受事。时有淮夷（即东夷。）侵犯杞国，（杞地今开封府雍丘县。）杞人告急于齐。齐桓公合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七国之君，亲往救杞，迁其都于缘陵。（今潍州营丘地。）诸侯尚从齐之令，以能用鲍叔，不改管仲之政故也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自惠公即位，连岁麦禾不熟，至五年，复大荒，仓禀空虚，民间绝食。惠公欲乞粟于他邦，思想惟秦比邻地近，且婚姻之国，但先前负约未偿，不便开言。郤芮进曰：“吾非负秦约也，特告缓其期耳。若乞粟而秦不与，秦先绝我，我乃负之有名矣。”（小人许多负心，他偏会把不是做在别人身上。）惠公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乃使大夫庆郑持宝玉于秦告粟。穆公集群臣计议：“晋许五城不与，今因饥乞粟，当与之否？”蹇叔、百里奚同声对曰：“天灾流行，何国无之，救灾恤邻，理之常也。顺理而行，天必福我。”（纯论天理，全无计较利害之心，可为王佐之臣。）穆公曰：“吾之施于晋已重矣。”公孙枝对曰：“若重施而获报，何损于秦？其或不报，曲在彼矣。民憎其上，孰与我敌？（端在利害上讲，是个谋臣，是个霸佐。）君必与之。”丕豹思念父仇，攘臂言曰：“晋侯无道，天降之灾。乘其饥而伐之，可以灭晋。此机不可失！”繇余曰：“‘仁者不乘危以邀利，智者不侥幸以成功。’（天理人事俱有，是学术正而又有权谋者。）与之为当。”穆公曰：“负我者，晋君也。饥者，晋民也。吾不忍以君故迁祸于民。”（意思阔大，开口便是恤民为主，有王者之风。）于是运粟数万斛于渭水，直达河、汾、雍、（秦都。）绛（晋都。）之间，舳舻相接，命曰“泛舟之役”，以救晋之饥。晋人无不感悦。史官有诗称穆公之善云：“晋君无道致天灾，雍绛纷纷送粟来。谁肯将恩施怨者，穆公德量果奇

哉!”

明年冬，秦国年荒，晋反大熟。穆公谓蹇叔、百里奚曰：“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，丰凶互有。若寡人去冬遏晋之粟，今日岁饥，亦难乞于晋矣。”丕豹曰：“晋君贪而无信，虽乞之，必不与。”（虽是贪而无信，亦不应全无心胸，至此，我初见谓是丕豹挟私之言耳，不意竟为所料。）穆公不以为然，乃使冷至亦赍宝玉如晋告余。惠公将发河西之粟以应秦命。（晋惠还好，郤芮可杀。）郤芮进曰：“君与秦粟，亦将与秦地乎？”惠公曰：“寡人但与粟耳，岂与地哉？”芮曰：“君之与粟为何？”惠公曰：“亦报其‘泛舟之役’也。”芮曰：“如以泛舟为秦德，则昔年纳君，其德更大；君舍其大而报其小，何哉？”（救灾之德不小于纳君。及今报之，犹可少赎，奈何负心到底？自处于禽兽不如之地哉。）庆郑曰：“臣去岁奉命乞余于秦，秦君一诺无辞，其意甚美。今乃闭余不与，秦怨我矣。”（一般也有说好话人，其如偏不肯听何也？）吕饴甥曰：“秦与晋粟，非好晋也，为求地也。不与粟，秦怨；与粟而不与地，秦亦怨。均之怨也，何为与之？”（岂德怨无多少大小之分，而报之亦无轻重乎？小人怪吝，偏要说得好听，可恨！）庆郑曰：“幸人之灾，不仁；背人之施，不义。不义不仁，何以守国？”（一般也是好话，他却偏不肯听。）韩简曰：“郑之言是也。使去岁秦闭我余，君意何如？”驪射曰：“去岁天饥晋以授秦，秦弗知取而贷我粟，是甚愚也。今岁天饥秦以授晋，晋奈何逆天而不取？以臣愚意，不如约会梁伯，乘机伐秦，共分其地，是为上策。”（越发没良心，没天理到尽头处，真是禽兽不如。）惠公从驪射之言，（好言不入，恶言是从，晋惠真是禽兽。）乃辞冷至曰：“敝邑连岁饥馑，百姓流离。今冬稍稔，流亡者渐归故里，仅能自给，不足以相济也。”冷至曰：“寡君念婚姻之谊，不责地，不闭余，固曰：‘同患相恤也。’寡君济君之急，而不得报于君，（责备得有理。）下臣难以复命。”吕饴甥、郤芮大喝曰：“汝前与丕郑父合谋，以重币诱我，幸天破奸

谋，不堕汝计，今番又来饶舌！可归语汝君，要食晋粟，除非用兵来取！”冷至含愤而退。庆郑出朝，谓太史郭偃曰：“晋侯背德怒邻，祸立至矣。”郭偃曰：“今秋沙鹿（地在今元城县。）山崩，草木俱偃。夫山川国之主也，晋将有亡国之祸，其在此乎？”史臣有诗讥晋惠公云：“泛舟远道赈饥穷，偏遇秦饥意不同。自古负恩人不少，无如晋惠负秦公。”

冷至回复秦君，言：“晋不与秦粟，反欲纠合梁伯，共兴伐秦之师。”穆公大怒曰：“人之无道，乃至出于意料若此！（当时若纳重耳，想或未必至此。可见舍贤者而立不贤者，亦未见其计之得也。）寡人将先破梁，而后伐晋。”百里奚曰：“梁伯好土功，国之旷地，皆筑城建室，而无民以实之，百姓胥怨，此其不能用众助晋明矣。晋君虽无道，而吕、郤俱强力自任，若起绛州之众，必然震惊西鄙。兵法云：‘先发制人。’今以君之贤，诸大夫之用命，往声晋侯负德之罪，胜可必也。（到井伯口中，便议论正当，见识开阔，料梁料晋，无一不中，才人可爱。）因以馀威乘梁之敝，如振槁叶耳！”穆公然之。乃大起三军，留蹇叔、繇余辅太子圉守国，孟明视引兵巡边，弹压诸戎。穆公同百里奚亲将中军，西乞术、白乙丙保驾。公孙枝将右军，公子絳将左军，共车四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晋国来。

晋之西鄙告急于惠公。惠公问于群臣曰：“秦无故兴兵犯界，何以御之？”（自己分明许多负心背德处，说他是无故。想其胸中竟是浑然天理耶？）庆郑进曰：“秦兵为主上背德之故，是以来讨，何谓无故？依臣愚见，只宜引罪请和，割五城以全信，免动干戈。”惠公大怒曰：“以堂堂千乘之国而割地求和，寡人何面目为君哉？”喝令先斩庆郑，然后发兵迎敌。虢射曰：“未出兵，先斩将，于军不利。姑赦，令从征，将功折罪。”惠公准奏。当日大阅车马，选六百乘，命郤步扬、家仆徒、庆郑、蛾析分将左右，己与虢射居中军调度，屠岸夷为先锋，离绛州望西进发。晋侯所驾之马，名曰

小驷，乃郑国所献。其马身材小巧，毛鬣润泽，步骤安稳，惠公平昔甚爱之。庆郑又谏曰：“古者出征大事，必乘本国出产之马。其马生在本土，解人心意，安其教训，服习道路，故遇战随人所使，无不如志。今君临大敌，而乘异产之马，恐不利也。”（庆郑屡次之言不入，又发怒要斩。此时仍是为他的话，终是好人。）惠公叱曰：“此吾惯乘，汝勿多言！”

却说秦兵已渡河东，三战三胜，守将皆奔窜，长驱而进，直至韩原（今西安府韩城县。或云即下阳。）下寨。晋惠公闻秦军至韩，乃蹙额曰：“寇已深矣，奈何？”庆郑曰：“君自招之，又何问焉？”惠公曰：“郑无礼，可退！”晋兵离韩原十里下寨，使韩简往探秦兵多少。简回报曰：“秦师虽少于我，然其斗气十倍于我。”惠公曰：“何哉？”简对曰：“君始以秦近而奔梁，继以秦援而得国，又以秦赈而免饥，三受秦施而无一报。君臣积愤，是以来伐。三军皆有责负之心，其气锐甚，岂止十倍而已！”惠公愠曰：“此乃庆郑之语，定伯（韩简字）亦为此言乎？（凡闻好话便动气，所以吕、郤专以逢恶为事也。）寡人当与秦决一死战！”遂命韩简往秦军请战曰：“寡人有甲车六百乘，足以待君，君若退师，寡人之愿；若其不退，寡人即欲避君，其奈此三军之士何！”穆公笑曰：“孺子何骄也？”乃使公孙枝代对曰：“君欲国，寡人纳之；君欲粟，寡人给之。今君欲战，寡人敢拒命乎？”（说得从容闲雅，语中有讥有笑，词令妙品。）韩简退曰：“秦理直，吾不知死所矣！”晋惠公使郭偃卜车右，（右者，戎车有御，有右。御以主进退，右以主击刺。）诸人莫吉，惟庆郑为可。惠公曰：“郑党于秦，岂可任哉？”乃改用家仆徒为车右，而使郤步扬御车，逆秦师于韩原。百里奚登垒，望见晋师甚众，谓穆公曰：晋侯将致死于我，君其勿战。”穆公指天曰：“晋负我已甚，若无天道则已，天而有知，吾必胜之。”乃于龙门山下整列以待。须臾，晋兵亦布阵毕。两阵对圆，中军各鸣鼓进兵。屠岸夷恃勇，手握浑铁枪一条，何止百斤之重，先撞入对阵，逢人便

刺，秦军披靡。正遇白乙丙，两下交战，约莫五十余合，杀得起，各跳下车来，互相扭结。屠岸夷曰：“我与你拚个死话，要人帮助的，不为好汉。”白乙丙曰：“正要独手擒拿你，方是英雄。”分付众人：“都莫来！”两个拳捶脚踢，直推入阵后去了。晋惠公见屠岸夷陷阵，急叫韩简、梁繇靡引军冲其左，自引家仆徒等冲其右，约于中军取齐。穆公见晋分兵两路冲来，亦分作两路迎敌。

且说惠公之车正遇见公孙枝，惠公遂使家仆徒接战。那公孙枝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家仆徒如何斗得过？惠公教步扬：“用心执辔，寡人亲自助战。”公孙枝横戟大喝曰：“会战者一齐上来！”只这一声喝，如霹雳震天，把个国舅驍射吓得伏于车中，不敢出气。那小驷未经战阵，亦被惊吓，不繇御人做主，向前乱跑，遂陷于泥淖之中。步扬用心鞭打，奈马小力微，拔脚不起。正在危急，恰好庆郑之车从前而过，惠公呼曰：“郑速救我！”庆郑曰：“驍射何在？乃呼郑耶？”惠公又呼曰：“郑速将车来载寡人！”郑曰：“君稳乘小驷，臣当报他人来救也！”遂催辘转左而去。（乘机报复之言，朋友且不堪，况君臣乎？况行阵之中，生死之际，是何时也，而作如此举动，庆郑之被杀，不为枉矣！）步扬欲往觅他车，争奈秦兵围裹将来，不能得出。

再说韩简一军冲入，恰遇着秦穆公中军，遂与秦将西乞术交战，三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蛾析引军亦到，两下夹攻，西乞术不能当，被韩简一戟刺于车下。梁繇靡大叫：“败将无用之物，可协力擒捉秦君！”韩简不顾西乞术，驱率晋兵径奔戎辂，来捉穆公。穆公叹曰：“我今日反为晋俘，天道何在？”才叹一声，只见正西角上一队勇士，约三百余人，高叫：“勿伤吾恩主！”穆公抬头看之，见那三百余人一个个蓬首袒肩，脚穿草履，步行如飞，手中皆执大砍刀，腰悬弓箭，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，脚踪到处，将晋兵乱砍。韩简与梁繇靡慌忙迎敌。又见一人飞车从北而至，乃庆郑也，高叫：“勿得恋战，主公已被秦兵困于龙门山泥淖之中，可速往救

驾！（叫人救驾，自是本心。其误韩简等于将获秦君之际，乃适逢其巧耳。）韩简等无心厮杀，撇了那一夥壮士，径奔龙门山来救晋侯。谁知晋惠公已被公孙枝所获，并家仆徒、驍射、步扬等一齐就缚，已归大寨去了。韩简顿足曰：“获秦君，犹可相抵。庆郑误我矣！”梁繇靡曰：“君已在此，我辈何归？”遂与韩简名弃兵仗，来投秦寨，与惠公做一处。

再说那壮士三百余人救了秦穆公，又救了西乞术，秦兵乘胜掩杀，晋兵大溃。龙门山下尸积如山，六百乘得脱者，十分中之二三耳。庆郑闻晋君见擒，遂偷出秦军，遇蛾析被伤在地，扶之登车，同回晋国。髡翁有诗咏韩原大战之事。诗曰：

龙门山下叹舆尸，只为昏君不报施。

善恶两家分胜败，明明天道岂无知！

却说秦穆公还于大寨，谓百里奚曰：“不听井伯之言，几为晋笑。”那壮士三百余人，一齐到营前叩首。穆公问曰：“汝等何人，乃肯为寡人出死力耶？”壮士对曰：“君不记昔年亡善马乎？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。”原来穆公曾出猎于梁山，（山在今岐山县。）夜失良马数匹，使吏求之。寻至岐山之下，有野人三百余人，聚而食马肉。吏不敢惊之，趋报穆公：“速遣兵往捕，可尽得。”穆公叹曰：“马已死矣，又因而戮人，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贱人也。”乃索军中美酒数十瓮，使人赍往岐下，宣君命而赐之，曰：（真是人情所难，大有王者风气。）“寡君有言：‘食良马肉，不饮酒伤人。’今以美酒赐汝。”野人叩头谢恩，分饮其酒，齐叹曰：“盗马不罪，更虑我等之伤，而赐以美酒，君之恩大矣。何以报之！”至是，闻穆公伐晋，三百余人皆舍命趋至韩原，前来助战。恰遇穆公被围，一齐奋勇救出。真个是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施薄报薄，施厚报厚。有施无报，何异禽兽！”穆公仰天叹曰：“野人且有报德之义，晋侯独何人哉？”（人品心术之高下，原不以地位分，故以资格限人者，为可笑也。）乃问：“众人中有愿仕者，寡人能爵禄之。”壮士齐声应曰：

“吾侪野人，但报恩主一时之惠，不愿仕也！”穆公各赠金帛，野人不受而去。穆公叹息不已。后人诗云：“韩原山下两交锋，晋甲重重困穆公。当日若诛收马士，今朝焉得出樊龙？”穆公点视将校不缺，单不见白乙丙一人。使军士遍处搜寻，闻土窟中有哼声，趋往视之，乃是白乙丙与屠岸夷相持，滚入窟中，各各力尽气绝，尚扭定不放手。军士将两下拆开，抬放两个车上，载回本寨。穆公问白乙丙，时不能言。有人看见他两人拚命之事，向前奏知，如此如此。穆公叹曰：“两人皆好汉也！”问左右：“有识晋将姓名者乎？”公子縶就车中观看，奏曰：“此乃勇士屠岸夷也。臣前吊晋二公子，夷亦奉本国大臣之命来迎，相遇于旅次，是以识之。”穆公曰：“此人可留为秦用乎？”公子縶曰：“弑卓子，杀里克，皆出其手。今日正当顺天行诛。”穆公乃下令将屠岸夷斩首。（杀得好。）亲解锦袍，以覆白乙丙，命百里奚先以温车载回秦国就医。丙服药，吐血数斗，半年之后方才平复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穆公大获全胜，拔寨都起，使人谓晋侯曰：“君不欲避寡人，寡人今亦不能避君，愿至敝邑而请罪焉！”惠公俯首无言。穆公使公孙枝率车百乘，押送晋君至秦。驸射、韩简、梁繇靡、家仆徒、郤步扬、郭偃、郤乞等，皆披发垢面，草行露宿相随，如奔丧之仪。穆公复使人吊诸大夫，且慰之曰：“尔君臣谓要食晋粟，用兵来取。寡人之留尔君，聊以致晋之粟耳，敢为已甚乎？二三子何患无君？勿过威也！”韩简等再拜稽首曰：“君怜寡君之愚，及于宽政，不为已甚，皇天后土，实闻君语。臣等敢不拜赐。”

秦兵回至雍州界上，穆公集群臣议曰：“寡人受上帝之命，以平晋乱，而立夷吾。今晋君背寡人之德，即得罪于上帝也。寡人欲用晋君郊祀上帝，（秦穆一生都好，此处却是胡说。）以答天恩，何如？”公子縶曰：“君言甚当。”公孙枝进曰：“不可。晋大国也，吾俘虏其民，已取怨矣；又杀其君，以益其忿，晋之报秦，将甚于秦之报晋也。”（论利害处亦是。）公子縶曰：“臣意非徒杀晋君已

也，且将以公子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，晋人德我不暇，又何怨焉？”（分割利害处亦明白。）公孙枝曰：“公子重耳，仁人也。父子兄弟，相去一间耳。重耳不肯以父丧为利，其肯以弟死为利乎？若重耳不入，别立他人，与夷吾何择？如其肯入，必且为弟而仇秦。君废前德于夷吾，而树新仇于重耳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（夷吾三受秦施而不报，且欲乘饥而图之，秦穆即杀之，不为过也。）若因而立重耳，亦未必遂以为仇。公孙枝此论，大似迂腐。岂以宗国之故，故托请以免晋惠耶？）穆公曰：“然则逐之乎？囚之乎？抑复之乎？三者孰利？”公孙枝对曰：“囚之，一匹夫耳，于秦何益？逐之，必有谋纳者；不如复之。”穆公曰：“不丧功乎？”枝对曰：“臣意亦非徒复之已也。必使归吾河东五城之地，又使其世子圉为质于吾国，然后许成焉。如是，则晋君终身不敢恶秦。且异日父死子继，吾又以为德于圉。晋世世戴秦，利孰大乎？”穆公曰：“子桑之算，及于数世矣。”乃安置惠公于灵台山（在今渭南县。）之离宫，以千人守之。

穆公发遣晋侯，方欲起程，忽见一班内侍皆服衰经而至。（胡说之甚。岂有身之现在，而乃先为丧服以迎君于军中者乎？无礼甚矣！）穆公意谓有夫人之变，方欲问之。那内侍口述夫人之命，曰：“上天降灾，使秦晋两君弃好即戎。晋君之获，亦婢子之羞也。若晋君朝入，则婢子朝死；夕入，则婢子夕死！（古之烈妇，有以死殉夫、父、舅姑者矣，未闻以殉兄弟者也。况夷吾之罪，本有可死之道乎？请而赦之，犹在人情之中。至于以死要君，穆姬于是乎无礼矣！）今特使内侍以丧服迎君之师。若赦晋侯，犹赦婢子，惟君亮之！”穆公大惊，问：“夫人在宫作何状？”内侍奏曰：“夫人自闻晋君见获，便携太子服丧服，（太子者，国之储贰，社稷之大本也，岂有以殉外家者乎？穆姬胡说之甚！）徒步出宫，至于后园崇台之上，立草舍而居。台下俱积薪数十层，送饗飧者履薪上下。分付：‘只待晋君入城，便自杀于台上，纵火焚吾尸，以表兄弟之情也。’”

穆公叹曰：“子桑劝我勿杀晋君；不然，几丧夫人之命矣！”于是使内侍去其衰经，以报穆姬曰：“寡人不日归晋侯也。”穆姬方才回宫。内侍跪而问曰：“晋侯见利忘义，背吾君之约，又负君夫人之托。今日乃自取囚辱，夫人何为哀痛如此？”（内侍大是有意思人，穆姬不如多矣。）穆姬曰：“吾闻‘仁者虽怨不忘亲，虽怒不弃礼’。（不知衰经逆君，以死殉弟，为有礼也否乎？）若晋侯遂死于秦，吾亦与有罪矣！”内侍无不诵君夫人之贤德。（此等贤德，吾无取焉！以其不在义理之中也。）毕竟晋侯如何回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

梁繇靡数说庆郑之罪，固有可死之道。然晋惠背德用兵，强乘小驷，二次不听其谏，亦当自动悔心。至庆郑不力战，不面伤，或因己国背德，理亏情怯，不能相敌，庸或有之。而况前有忠正之谋，又闻国君之归，明知获罪，不肯他适以求免，不可谓不忠也。使晋惠以自愆为悔，赦其罪而复用之，未必无补于国家。乃以褊浅之量，济之以梁繇靡泄忿之心，而郑遂不免死，深为可惜。

重耳之不肯求人，心有疑也。若候国中有变而图之，则孰有大于夷吾之被执于秦者？被囚三月，为时不为不久。若乘时以求人，国人素所归心，必有起为内应者，则国可得也。乃主臣安居翟地，不出一谋，直至晋惠遣人行刺，狐突报知，乃始仓皇奔走，议适他邦。然则勃鞞不来，重耳主臣遂将老死于翟乎？吾所不解。

卫文还算贤君。况为公子时，亦曾出亡在外，岂不知邻国待客之礼，何乃失礼于重耳乎？想于亡国之后，物力艰难，有爱惜财货之心，故不欲招接耳。乃竟以此而启卫国无穷之祸，吝之为言，岂不甚哉？

重耳虽作亡人，只看他不责卫人，不行剽掠，不怒田夫。赵衰之留饭食君，壶浆及众，介推之割股，俱是何等气象！君臣如此，其终得享国而成伯宜矣。

齐桓虽是霸君，其心地却本来不十分明亮，其所以成功立业者，管、宁诸贤之力耳。只看不听鲍叔之谏，而复用易牙等三人，便底里尽露了。

话说晋惠公囚于灵台山，只道穆姬见怪，全不知衰经逆君之

事，遂谓韩简曰：“昔先君与秦议婚时，史苏已有‘西邻责言，不利婚遘’之占。若从其言，必无今日之事矣。”简对曰：“先君之败德，岂在婚秦哉？且秦不念婚姻，君何以得人？人而又伐，以好成仇，秦必不然，君其察之。”惠公嘿然。未几，穆公使公孙枝至灵台山问候晋侯，许以复归。公孙枝曰：“敝邑群臣，无不欲甘心于君者。寡君独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，不敢伤婚姻之好。前约河外五城，可速交割，再使太子圉为质，君可归矣。”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，惭愧无地。即遣大夫郤乞归晋，分付吕省以割地、质子之事。省特至王城，（秦地，在临晋县东）将五城地图及钱谷户口之数献之，情愿纳质归君。穆公问：“太子如何不到？”省对曰：“国中不和，故太子暂留敝邑。俟寡君入境之日，太子即出境矣。”穆公曰：“晋国为何不和？”省对曰：“君子自知其罪，惟思感秦之德；小人不知其罪，但欲报秦之仇，以此不和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汝国犹望君之归乎？”省对曰：“君子以为必归，便欲送太子以和秦；小人以为必不归，坚欲立太子以拒秦。然以臣愚意，执吾君可以立威，舍吾君又可以见德。德威兼济，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诸侯也。伤君子之心，而激小人之怨，于秦何益？弃前功而堕伯业，料君之必不然矣。”（说得不亢不卑。君子小人，两种说话，恰是情理所应有。而引罪而感动之，蓄其馀威以依之，末后只当替他出一主意，却甚是婉转好听，虽是穆姬之请，秦伯亦将舍之矣。）穆公笑曰：“寡人意与饴孙（省字。）正合。”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，设官分守。迁晋侯于郊外之公馆，以宾礼待之。馈以七牢，遣公孙枝引兵同吕省发送晋侯归国。凡牛、羊、豕各一，谓之一牢。七牢，礼之厚者。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。

惠公自九月战败囚于秦，至十一月才得释。与难诸臣一同归国，惟虢射病死于秦，不得归。蛾析闻惠公将入，谓庆郑曰：“子以救君误韩简，君是以被获。今君归，子必不免，盍奔他国以避之？”庆郑曰：“军法：‘兵败当死，将为虏当死。’况误君而贻以大

辱，又罪之甚者。君若不还，吾亦将率其家属以死于秦，况君归矣，乃令失刑乎？吾之留此，将使君行法于我，以快君之心，使人臣知有罪之无所逃也，又何避焉？”（庆郑岂真是呆子？他只想说得明白，便自然不至于死耳。却不知晋惠不是大量人。）蛾皙叹息而去。

惠公将至绛，太子圉率领狐突、郤芮、庆郑、蛾皙、司马说、寺人勃鞞等，出郊迎接。惠公在车中望见庆郑，怒从心起，使家仆徒召之来前，问曰：“郑何敢来见寡人？”庆郑对曰：“君始从臣言，报秦之施，必不伐。继从臣言，与秦讲和，必不战。三从臣言，不乘小驷，必不败。臣之忠于君也至矣！何为不见？”惠公曰：“汝今日尚有何言？”庆郑对曰：“臣有死罪三：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听，罪之一也；卜车右吉，而不能使君必用，罪之二也；以救君召二三子，而不能使君必不为人擒，罪之三也。臣请受刑，以明臣罪。”惠公不能答，使梁繇靡代数其罪。梁繇靡曰：“郑所言，皆非死法也。郑有死罪三，汝不自知乎？君在泥泞之中，急而呼汝，汝不顾，一宜死；我几获秦君，汝以救君误之，二宜死；二三子俱受执缚，汝不力战，不面伤，全身逃归，三宜死。”庆郑曰：“三军之士皆在此，听郑一言：有人能坐以待刑，而不能力战面伤者乎？”（即此看来，可见庆郑原无必死之心。）蛾皙谏曰：“郑死不避刑，可谓勇矣。君可赦之，使报韩原之仇。”梁繇靡曰：“战已败矣，又用罪人以报其仇，天下不笑晋为无人乎？”家仆徒亦谏曰：“郑有忠言三，可以赎死，与其杀之以行君之法，不若赦之以成君之仁。”梁繇靡又曰：“国所以强，惟法刑也；失刑乱法，谁复知惧！不诛郑，今后再不能用兵矣！”惠公顾司马说，使速行刑。（不是蛾皙、家仆徒之说不如梁繇靡，只是晋惠必欲杀郑耳。）庆郑引颈受戮。髯仙有诗叹惠公器量之浅，不能容一庆郑也。诗曰：

闭余谁教负泛舟？反容奸佞杀忠谋。

惠公褊急无君德，只合灵台永作囚。

梁繇靡当时围住秦穆公，自谓必获，却被庆郑呼云：“急救主公！”遂弃之而去，以此深恨庆郑，必欲诛之。诛郑之时，天昏地惨，日色天光，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。蛾析请其尸葬之，曰：“吾以报载我之恩也。”惠公既归国，遂使世子圉随公孙枝入秦为质。因请屠岸夷之尸，葬以上大夫之礼，命其子嗣为中大夫。

惠公一日谓郤芮曰：“寡人在秦三月，所忧者为重耳，恐其乘变求人，今日才放心也。”郤芮曰：“重耳在外，终是心腹之疾，必除了此人，方绝后患。”惠公问：“何人能为寡人杀重耳者？寡人不吝重赏。”郤芮曰：“寺人勃鞮向年伐蒲，曾斩重耳之衣袂，常恐重耳入国，或治其罪。君若杀重耳，除非此人可用。”惠公召勃鞮，密告以杀重耳之事。勃鞮对曰：“重耳在翟十二年矣。翟人伐咎（音皋。）如，（赤狄别种，隗姓。）获其二女，曰叔隗、季隗，皆有美色。以季隗妻重耳，而以叔隗妻赵衰，各生有子。（季隗生二子，曰伯儵、叔刘。叔隗生一子，曰赵盾。）君臣安于室家之乐，无复虞我之意。臣今往伐，翟人必助重耳，兴兵拒战，胜负未卜。愿得力士数人，微行至翟，乘其出游，刺而杀之。”惠公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（可见所处地步不好，虽无害人之心，而人却不肯罢手，使无狐突之报信，重耳其能不死乎？）遂与勃鞮黄金百镒，使购求力士，自去行事：“限汝三日内便要起身，事毕之日，当加重用。”自古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；若要不知，除非莫言。”惠公所托，虽是勃鞮一人，内侍中多有闻其谋者。狐突闻勃鞮挥金如土，购求力士，心怀疑惑，密地里访问其故。那狐突是老国舅，那个内侍不相熟？不免把这密谋来泄漏于狐突之耳。狐突大惊，即时密写一信，遣人星夜往翟，报与公子重耳知道。

却说重耳是日正与翟君田猎于渭水之滨。忽有一人冒围而入，求见狐氏兄弟，说：“有老国舅家书在此。”狐毛、狐偃曰：“吾父素不通外信，今有家书，必然国中有事。”即召其人至前。那人呈上书信，叩了一头，转身就走。毛、偃心疑，启函读之。书中云：